

◎ 世事万象录

◎ 首次曝光的秘闻

薛建华 邹爱国 著

中国大广角

3

THE BROAD
WIDE
ANGLE
OF
CHINA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I25
189
·3

中国大广角

(三)

薛建华 邹爱国 著



200098982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角

(京)新登字173号

中国大广角

(三)

薛建华 邹爱国 著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唐山市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59千字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5000册

ISBN7-80049-705-4/G·218 定价：3.50元

目 录

首次曝光的秘闻：

- 中苏边境东线纪事…………… (1)
- 北京监狱见闻…………… (14)
- 宋氏家族的祖居海南岛探秘…………… (27)
- 隐讳了四十多年的一段史实…………… (42)
- 华侨祖根在哪里…………… (58)
- 张素我回忆父亲张治中将军…………… (70)
- 简历后面的传奇…………… (86)
- 政协人物纵横谈…………… (96)
- 扑朔迷离的野人之谜…………… (107)
- 海内外经济界的热门话题…………… (123)

世事万象录：

- “献宝”闹剧备忘录…………… (130)
- 倾斜的上访群…………… (177)

中苏边境东线纪事

连绵数百公里的高架铁丝网，深可没膝的茅草荆棘，远远近近的碉堡、岗楼，尖利刺耳的巡逻车的呼啸声……。

这就是过去令人神往而又秘不示人的中苏边境线，也就是两国数百万军队金戈铁马长期对峙的最前沿。

往事如烟，今事如潮。1987年我们一行获准走进这块封闭了几十年的“军事禁区”时，所见所闻，不用说都带有特殊的新鲜感和历史感。

我们所走过的仅仅是中苏边境的东线，确切地说，是中国黑龙江省、吉林省与苏联的接壤地带。最近几年来，这里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潜力无比的中苏经济合作正在这里悄悄展开。

50年代，中苏首次合作在这里投资数十个重大项目；

60年代，珍宝岛的枪声震撼人心；

80年代，历史将怎样书写……

“贸易口岸”绥芬河

绥芬河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南与苏联接壤，是中苏万里边境线东段上最著名的贸易口岸。

笔者到达绥芬河市时，正值大型电视连续剧《末代皇

帝》公演，片末那段末代皇帝溥仪被苏方引渡回中国，所进口岸和交接地点就是绥芬河。为能在世界各国片商竞相争购的电视片中一展英姿，绥芬河人近日一直沉浸在会心的欢愉之中。

这里作为陆路贸易口岸重镇，已有80多年的历史。1907年即在此设立海关，曾有18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业机构在此设立办事处。

其实，这里对外贸易的对象后来越来越单一，即成了对苏一家的贸易。绥芬河地理环境优越，该市铁路与苏联滨海边区及远东主要城市连接，年货运能力200万吨，经改造后可达500万吨以上。这里公路距苏联边境城市仅26公里，年货运能力可达5万吨，极有利于鲜活、零散商品运转。

当地官员介绍说，绥芬河市对苏联远东地区的边境贸易始于1957年，主要是易货贸易，进出口均系平衡。当年进出口额为6万卢布，折合人民币25.2万元。以后逐年增加，曾达到相当水平。不料好景不长，1968年随着中苏边境争端频起，中苏边境贸易也终止了。现在的边境贸易是从1982年开始恢复的。

笔者被允许看到了中苏边境贸易商品清单。这是中方的。进口商品中，生产资料商品占80%，主要有木材、水泥、纯碱、化肥、玻璃、轿车、摩托车、电冰箱等。出口商品则以生活消费品为主，有猪肉罐头、酱油、暖瓶、毛巾、浴巾、毛毯、釉石砖、皮帽，以及时令水果等。

这种易货贸易均是双方的急需：中方生产资料奇缺，苏联则因全面发展重工业与美国竞争，生活品、轻工品、农副产品匮乏。互通有无，各有所需，这就使双方的贸易（尽管是

易货贸易) 演出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景象。

一位边境贸易人员悄悄地告诉我, 中方曾以600吨土豆换回苏联7000立方米木材, 以600吨西瓜换回苏联近千吨化肥……。如果属实, 这是一幅多么诱人的图画啊!

绥芬河口岸与内蒙古的满洲里口岸, 新疆伊宁市的霍尔果斯口岸, 并称中苏边境上的“三大贸易口岸”, 三省市的贸易货物70%以上是从这三个口岸进出的。而在三大贸易口岸中, 绥芬河当属首位。

中苏边境贸易结算是以瑞士法郎为单位的。据预测, 1987年内蒙古对苏联贸易可达8000万瑞士法郎, 新疆对苏贸易接近1亿瑞士法郎, 而黑龙江对苏贸易年初预计可达2亿瑞士法郎, 但现在实际已经签订的合同金额已达3亿瑞士法郎。有关方面估计, 全年可达7亿瑞士法郎。三大口岸中绥芬河居首, 理所当然。

在绥芬河笔者巧遇刚刚率团从苏联访问归来的黑龙江省副省长杜显忠。据说, 以省级为单位组团访苏, 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这也可以证明国家对黑龙江的特殊优待。

杜省长透露, 除了边境贸易外, 黑龙江还首次开展了与苏联的经济技术合作和劳务合作, 访苏期间, 已谈成52项意向性合同, 领域涉及工业、农业、林业等诸多方面, 其中有一部分还签订了正式合同。

劳务合作则已开始实行。前不久, 绥芬河60位农民到苏联承包了85公顷土地种菜, 据说他们还愿承包更多的土地。苏方土地辽阔, 大量闲置无用, 居民又不善耕作。而中方人口众多, 且尤善耕作。因此, 双方的劳务合作前景可观。杜说, 今后如合作顺利, 那么这方面的合作不只是几百几十

人的问题，而是几千几万人的事，也许还要更多。

站在绥芬河口岸，看见来往车辆奔驰不息、中方各贸易公司招牌林立的景象，笔者默默地祝福：再不要因为人为的缘故使这里又沉寂如死水了。笔者离开绥芬河市时，传来中苏最高级会晤将举行的消息，我相信这是个福音，绥芬河的福音。

“会晤口岸”长岭子

绥芬河口岸往南，跨过与海参崴遥遥相对的森林山，就到了中苏边境东线上的另一个重要口岸——吉林省珲春市的长岭子口岸。

长岭子口岸是1987年6月才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口岸，但是这里因常常是中苏边境人员会晤之所早已闻名，所以口岸一经设立，人们便戏称之为“会晤口岸”。

国界线两公里内为禁区，我们被特许走到了它的跟前。一望无际的铁丝网延伸到天边。据说，它并不是防越境者，而是阻止双方牲畜的走失。

中苏双方在国界旁均有一高高的瞭望哨楼，中方在距哨楼不远处还盖有一幢建筑，这就是有名的“会晤站”。

从平房建筑里走出一位中年军人，这是会晤站的站长，姓杨，是正营级干部，按现在公布的军衔，也就是个大尉吧。不过这可是个现代军人，系正统外语学院俄语系毕业生。

杨说，会晤站的会晤其实并不多，每年不过五六次，加上节日期间的交往，也算不得多。但这里是正统的军人会晤，因而一些仪式为其他地方所少见。

听杨说来很是有趣。有事需与对方会晤时，就在自己哨楼挂一面红旗，若对方同意，回答也是挂红旗。这叫做“还旗”。待对方挂出红旗两小时内，双方人员就需在国界线特定地方见面，然后谁先挂旗，由谁领对方人员到自己的会晤站会晤。

“要求会晤”一般情况下是不能拒绝的。对方无论等一小时或两小时，必须还旗。也有紧张的时候，对方两天、三天不还旗。这种事据说只发生过两次，一次是1969年珍宝岛事件时，一次是周恩来总理逝世时。这两次苏方等了两三天才还旗。苏方人员来到国界线时，也并不过境，苏方三位会晤人员（一般三四人，大型会晤不超过六人）品字形肃立，后面还有一车荷枪实弹的士兵，气氛十分紧张。

我们在口岸时，获准参观了中方的会晤站。这幢平房里有四间大屋，大门口屋顶上嵌着五星红旗国徽，门上未挂牌，也未著一字。屋前草坪看来是经过精心修饰的。

站内东面的大屋是会晤室，铺有红丝绒桌布的长桌上，六角枝形吊灯金碧辉煌。窗帘也是雅致的松鹤百寿图帘布。除桌旁椅子外，四周还有一溜圈状沙发。会晤室旁的小屋是对方人员休息室。

杨说，每次会晤所需时间是10小时左右，但工作会谈仅为一小时，其余主要是吃饭和玩耍的时间。

说起吃饭，苏联人可真有特点。每次早晨10时入境，会晤一小时后即用餐。

中方每次准备的会餐都是极其丰盛的，鸡鸭鱼肉，应有尽有。有时还有许多山珍海味。中方会晤站特聘了几位高级厨师做菜，正宗的鲁菜、川菜上桌，苏联人都吃得津津

有味。

因为是“会晤”，所以席间少有喝烈性酒。但中方准备的如“茅台”之类好酒是例外，每次是多少喝多少。没有白酒后，最大宗的消耗就是啤酒了。中方为客人准备的全是地地道道的“青岛啤酒”，这还不叫高大的苏联人好生受用。菜好酒好气氛好，宴席的时间自然就长。这餐饭苏联人要吃到下午4点。他们是边吃边聊，吃不下了，就出去遛遛，叫什么“中间休息”。散步回来后又接着吃。

不过，随着成本的不断提高，现在中国“会晤站”一般不再准备这么丰盛的宴席了。

饭后是看录像，也有玩耍的。会晤间内有一间游戏室，一张上等的台球桌让人手痒。室内四周书架上则摆满了各种国内杂志，如《大众电影》、《国际摄影》、《世界知识》、《中国建设》、《中国一瞥》、《人民画报》、《幽默》、《气功》等。苏联人最喜欢的是《中国一瞥》，该杂志图片十分精美。其次喜欢的是《瞭望》，他们认为从中可窥见中国改革详情。

临近傍晚，苏方人员才起身告辞。此时双方又互赠礼品。中方多给压力暖水瓶、半导体、电子表、酒具、茶具、毛巾被之类，这些轻工品苏联奇缺，颇受苏方青睐。苏方回赠的多是跳棋、旅行国际象棋、糖果、烟酒等。

中苏会晤分为“三级”制：代表级、副代表级、助手级。代表级的会晤除上述边境站内的活动外，还可深入到对方腹地。每年国庆节时，中方即邀苏方代表到珲春市内一游。而十月革命节时，苏方则用直升飞机接中方代表至对面苏联远东哈桑区首府一游。这种来往不是正式访问，但却影响颇

大。双方交往人员都成了要好的朋友，代表、副代表以至助手也成了双方边境地区的“名人”。

据考证，长岭子历史上还是一个主要贸易口岸，这里出境至苏联海关边，再转海路至日本，曾是历史上有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现在长岭子正式设立口岸，“会晤”的头衔将会让位于“贸易”了吧。

“观光口岸”防川村

中苏边境东线的尽头，有一处使人迷恋的地方，这就是位于中国、苏联、朝鲜三国交界点的防川村。这里“昼看三国山河风貌，夜闻三国鸡犬鸣吠”，海内少有。

防川村距最近的城市珲春市区75公里。我们一行驱车从市区出发，翻过海拔460多米的黑顶子山，绕过如明星串珠般的“莲塘九曲”，还要跨过珲春人炸掉半边山、在江水中筑起的“洋墩坪防川路堤”，才能到达防川村。

这里的江是朝鲜的图们江，它在洋墩坪这里恰恰呈一弯状。汛期，上游咆哮而来的江水湍急而下，在这里急转弯，每每要将中方这条宽不过10米的细路淹没，甚至冲毁整个路段。为此，中方值勤战士要到前沿哨所，不得不向右方苏联领土借道。这就形成了中苏双方每年例行的著名的“借道”会议：每次商定借道路线、长短，以及借道的时间日月起止等。为一区区小道，造成如此复杂的外交协议，真让人有说不出的感慨。

防川村共有30户人家，可村里人却对我们说是31户。原来这第31户即指驻守当地的边防军。军民一家，由此也可见部队与百姓的关系之深。

在边防军的允许下，我们得以到达了最前方的哨卡。这里的地形呈匙柄状，宽处仅几十米。东面是苏联，边界铁丝网近在咫尺；南面是图们江，对岸就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咸镜北道的豆满江里。

我们到达哨卡时天公不作美，阴云片片，细雨纷纷。但当我们登上十几米高的瞭望塔时，眼前却豁然开朗，三国形胜尽收眼底。

近处是苏联滨海边区包得哥尔那亚。边境公路上人迹稀少，偶尔有一辆摩托车呼啸而过。远处是铁路和住宅新区。铁路上停着一列满载新卡车的列车，鲜亮的黄色卡车在灰黑的铁轨上显得格处惹眼。一对中年夫妇正顺着铁路往前走，穿着裙子、皮靴的小女儿在前头蹦跳着嬉戏，显得十分悠闲。住宅新区的楼层上，各种颜色的晾晒物好像是万国博览会的旗帜，一些大型的招贴宣传画也清晰可见。

图们江上苏联与朝鲜有一铁桥相连，南岸朝鲜豆满江里楼房鳞次栉比，恰好有一列火车喷着白烟从南岸驶向苏联。这边也是人烟杳杳，但见群山碧黛，绿水如练，煞是好看。

三国边境地区一片悠闲、升平景象。

我们一行在瞭望塔上时，只见苏方瞭望塔内一片平静气氛。原来，苏方对这么多旅游者在高高的瞭望塔上出现已经习以为常。前些年，防川村作为观光点开放以前，曾有人托关系来此美妙地方“一眼看三国”，苏方边境部队见中方瞭望塔上突然间人员增多，以为中方有什么大举动，紧张得不知如何是好，又是加派巡逻车，又是向境内密电要求增援。虚惊数场后方知是中方好奇的旅游者，好生气忿。

也许是苏方这种不满在双方“会晤”时反映到了中方上

层，或是什么人把这些情况呈报了边防军的上级，总之，上峰生了好大的气，曾责令各边防站严加盘查过往的中方人员，命令今后要杜绝这种形同儿戏的“骚扰”事件的发生。

如今，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改善，两国边境也呈现一种日益祥和的气氛。防川前哨观光的戒令也有所松动，来此登高望远者又越来越多起来。

有鉴于此，许多人就建议，干脆在此开设一个观光旅游点，有组织、有秩序地让内地人来此一饱眼福，说不定还会吸引一些金发碧眼的外国旅游者呢。不过，此项拟议眼下尚无定论。

正望着，有人手指东方远处天边的一条很亮的光带，说：“快看，那就是日本海。”观光的人们闻声纷纷挤过来向天边眺望。阳光下，几十公里外，湛蓝湛蓝的日本海发出耀眼的光芒。

1938年前，中国商船和渔船可由此沿图们江而至日本海；更早些，公元8世纪，这里尚是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

如今，这些升平景象都已成了美好的回忆。

听当地人说，这里边境线的界定有着一段令人心寒的历史。清朝政府在沙俄的刺刀下，不得不割让大片山河。然而派来最后划定割让领土的大臣恰恰是昏聩之人。在俄国人的咆哮声和烈性酒的“软硬兼施下”，他竟迷迷糊糊地在割让协定上签了字。依据此协定，俄国不仅割去了中国东北大片肥沃的疆土，还将中俄边境线东端唯一的一个出海口也圈进了沙俄的版图。

后来连清政府也实在看不过去了。光绪十二年，特派钦差

大臣吴大澂重新与俄国人谈判。吴大澂不畏强暴，据理力争，无奈人强我弱，又有前面协定在案，吴大澂最终除了为中国争回防川这条宽不足10米的“羊肠道”外，仍然没有争得宝贵的出海权。细长的“羊肠道”不仅时时全被洪水冲断，而且眼看就要至出海口时却被沙俄版图挡住。中国人千百年来始终拥有的东端出海权就这样“烟消云散”了。眼见海口而出不得，国人至此，只能“望洋兴叹”，悲愤不已。

我们一行人从刚来时的兴致中，一下跌回酸楚的历史回忆中，瞬间鸦雀无声。什么是国家强盛衰落？这里不啻为一绝好课堂。

边陲重镇：珲春市

珲春市是中苏边境东线上的边陲重镇，前面提及的三个边境口岸，其中两个就是珲春的门户。因此，说起珲春，国人似乎不知在何处，而苏联远东地区却是尽人皆知。

珲春市现隶属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在该州的东南部。珲春市地处中、苏、朝三国交界的地方，边境线总长397.4公里。东面以珲春等地绵亘起伏的山地为界与苏联接壤232.7公里；西南隔蜿蜒流淌的图们江，与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稳城、赛别尔、先锋、恩德四个郡相望，有边境线164.7公里。珲春如同一个楔子被夹在苏联和朝鲜两大板块之间，总面积仅5000多平方公里，人口不到20万人。

别看这块地方人少地窄，但它却是历史上征战的必争之地。光绪26年（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沙俄派兵18万人入侵东北，其中第五路人马就是取道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联红军出击日本关东军，这里也是苏军进入东

北的要道之一。

珲春历史悠久，是满族祖先息慎、肃慎族的故地之一。珲春原叫“浑蠢”，这音在女真语中是“近边”和“边陲”的意思。早在商周时代，肃慎族就在珲春一带活动、生息。在两汉三国时代，珲春为沃沮腹地；两魏南北朝时代，又是勿吉白山部。隋唐五代时期，唐朝册封的渤海国东京龙源府设于此，第三代王——文王大钦茂迁都珲春，这里曾盛极一时。辽代属率宾府乌库里部，金代为率宾路之乌库里、温特赫二部，元代归开元路所属，明代属奴儿干都司。到清代珲春界定了广阔的地域。康熙53年（1714年）设协领衙门，所辖疆域东至海参崴以东的双城子，西至敦化市的哈尔巴岭，南至海滨，北至宁安县界。

从1858年开始，沙俄先后割占中国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仅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沙俄即强行割去珲春大片沿海地区。1861年沙俄又侵占了珲春的黑顶子等大片领土，还在珲春设立了沙俄领事馆，把珲春置于他们的版图中。

1905年日寇的魔爪也伸向珲春，在珲春设立了领事分馆和警察分署。俄、日两国军队为争夺战略要地黑顶子山而发生的激战，至今在上年纪的老人记忆中仍是历历在目。

珲春在清代以前一直是满族人的聚居地，清中叶以后，关内年年大批农民饥寒交迫，背井离乡，流落关外，其中一部分人到珲春定居。1870年朝鲜遭受特大灾荒，民不聊生，许多朝鲜族人纷纷越过图们江到珲春落户谋生，从此，珲春这里成了满、汉、朝鲜各民族生死相依的共同居住地。

新中国成立后，珲春曾有过一段蓬勃的发展时期。但因

50年代末中苏两国交恶，珲春这块“对苏斗争的前沿阵地”便呈现一派百业凋零的景象。珲春地区的原住人口大量迁往内地，中方军事设施在珲春紧张建设。据说珍宝岛战役时，中方的坦克几乎要把珲春这块小镇给填满了。

当地人那时曾自我解嘲地介绍珲春：“71条街（其实一条街），91座楼，（就是一座楼）”，足见珲春市容的简陋。

“文革”结束后，随着开放和中苏关系的改善，珲春这块边陲重镇又焕发了青春的活力。笔者正逢其时来到这里，当地负责人兴致勃勃地介绍说：“珲春资源丰富，金木水火土，样样俱备，珲春潜力是不可限量的。”

所谓“金木水火土”是对珲春五大资源的形象贴切又朗朗上口的概括。

“金”即指金矿开发。珲春是一处黄金宝藏地。经勘探表明，这里金矿分布很广，是吉林省第二大黄金带，黄金储量占全省的1/4强。这里的产品主要以合质金为主，也是年产黄金万两的地区之一。

“木”是森林。珲春市森林面积为36万公顷，覆盖率达70%以上，近期可开采的木材约有4000万立方米，十分富足。树木种类中如红松、鱼鳞松、白松等，均为优质木材。

“水”资源在珲春则更丰富。在这片窄长的土地上，竟有33条河流横贯全市，水域面积14万公顷以上，既可发电，又可养殖水产。

“火”指煤炭。珲春境内有四个沉煤盆地，已探明的储量为10亿吨，远景储量可达20亿吨。其中珲春煤田可能成为吉林省最大的煤田。

“土”自然是耕地。珲春现有耕地37万公顷，还有草原

26万公顷。此外绵延的山地还盛产人参、鹿茸、党参、黄芪等800多种名贵中药材。

有这么好的资源，又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珲春正面临一场向繁荣发展的巨变。据介绍，当地正在建设的珲春矿区，计划1996年即可全部建成投产；装机容量为60万千瓦的珲春发电厂的第一台机组将于年内建成；中国东北重要边境城市图们至珲春的公路已基本竣工，两地间的铁路也已开始动工兴建……。

其实，珲春市最大的资源还是其外贸方面的潜力。现在，珲春市对苏贸易正在积极筹备中。国务院批准的长岭子口岸，距珲春县城23.5公里，距苏联克拉斯诺诺市32公里，对两国贸易及人员交往十分有利。根据一项远景测算，口岸开启后，1995年进出口货物量可达近20万吨，贸易总额将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其次是正拟在防川设口岸。这里是中、苏、朝三国交界处，如口岸建立，将成为吉林省乃至中国唯一的一处对苏、对朝的贸易口岸基地。

对朝贸易还有一个专门口岸——沙坨子口岸。自1984年以来，这里与朝鲜赛别尔郡等开展边境小额贸易，到现在进出口累计总额不到1400万元人民币，预计1990年可达2000万元。

有关专家认为，一旦这些口岸全面开放，珲春市可以北上苏联的海参崴，南下朝鲜的罗津、清津，东可去日本的新瀉港，珲春的贸易地位将极大地改观。如若这些推断实现，那么原本默默无闻的珲春，岂不要成为世界瞩目的第二个深圳、厦门、大连吗？

(1987年)